



劉教祭文墓誌書

拾遺
附錄

梧峯集
四

梧峯先生文集目錄

卷七

劄

憲府劄子

教

教宣武功臣李光岳書

教扈聖功臣高謙書

教吳連書

祭文

祭鶴峯金先生文

祭權松巢与文

祭李南溪輔文

祭郭季綬令公文

祭孫景徵文

祭内兄朴宣傳官從男文

祭金察訪文

祈雨祭文

墓誌

金察訪墓誌

鄭衛甫塚文

書

與屏山守書

與或人書

答金器仲書

答金葛峯書

與金大丘書

寄子弘聖書

拾遺

輓樵一齋金公

海上遇故人

祭城隱宗丈文

謹次月川丈繼公韻

奉呈雪月丈寄憤

用古人韻示器仲

松亭會酌逢雨露濕仍詠其事

送李敬亭朝天

附錄

行狀

墓碣銘 并序

墓誌

祭文

輓詞

藏待書院廟宇上樑文

奉安文

常享祝文

文集後識



梧峯先生文集卷七

劄

憲府劄子

臣等伏觀 聖教人怨於下天怒於上示譴于
予不一而足上自寡躬有闕下逮朝政有疵盡
言無諱者 德音一下中外流涕凡我食土之
毛苟有知見宜莫不披肝瀝膽伸效其忠況食
君之祿者幸食祿者可矣况以言為責者乎臣
等待罪霜臺頭擁繡笏出則行呼唱於道路官
爵之榮名號之美豈徒然哉而尚靡有一言切

中時病循訛襲謬苟度時日至見 聖治之下
不能無疵類以召天怒臣等實 殿下之罪人
也臣等竊念比年以來天地日月星辰之異江
海木石鳥獸之妖皆非 聖世之所宜有而今
者風水之變尤爲前古之所未聞川谷沸湧邑
里蕩析人良之墊溺死者何限望斷西成卒歲
無賴婦子之流離顛仆死者何限衆人間之尚
且盡傷 殿下爲民父母何以爲心臣等竊惟
今日之變孰從而來如曰天視非自我則經爲
誣矣如曰人事無可言則天爲誣矣嘗聞父母

之於子也鞠育而撫字之仁也鞭扑而告戒之
亦仁也君之於臣也爵賞以褒勸之仁也刑罰
以聳礪之亦仁也上而有天下而有君亦猶君
之於臣父之於子也人事修而祥瑞至人事未
修而災異生休咎之應雖異而所以勉其為善
則一其愛之深責之切望之重誠不為偶然也
臣等若以持祥養資為計苦口逆耳為嫌而不
以正對是欺天也言而不當當伏妄言之誅亦
不虛受 殿下爵祿也古人有言日不見其形
願察其影臣等伏願 殿下試見其影仍察其

形焉目今邦本抗擢中外困悴紀綱日以散敗
今日以紊天心以之去人意以之離而尚賴
祖宗遺澤 聖明神武得保維持而已非有
朝廷制置能使之然也苟且仍循委靡頽墮無
復刻勵振刷之為而日就於無可奈何之域視
危為安視亡為存到此地頭更加一分則未知
末抄出於何場當此之時雖得伊傅周召之賢
處之廊廟之位併收一代之人材同寅協恭之
不暇猶恐不能易為之力況自士論攜貳之後
知有朋黨而不知有 朝廷知有愛憎而不知

有是非公道掃蕩私意橫流一以排擯爲事不以國事爲念眈然一世保人蓋寡乃曰進君子而所進用者未必皆爲君子乃曰退小人而所擯斥者未必皆爲小人蓋合而用之猶患不足今分而爲幾何裂而爲幾何每一番人進每一番人退式至于今幾番人進而幾番人退邪東鄙之末清議凜凜賢良一心猶無補於漢衰況今清議之不保合者乎三千同德而周興億萬異心而殷亡人心離合之際尤可畏也當初所爭固有邪正之不同而畢竟所失均爲邦國之

病元氣受傷沈痼已成恬退之士日遠老成之人日踈而間有浮薄新進之輩擔當時論動搖廟堂鉗制臺省 聖明有所蔽而莫之察 朝廷任其爲而莫之禁國柄朝權每被一場羣兒戲擾是非出於此進退出於此指揮弛張又出於此如是而曰振舉紀綱紀綱能自振舉乎如是而曰變化風俗風俗能自變化乎欲興人材而固未能自興也欲修軍政而固未能自修也任變理者有若無與於裁成輔相而變異之來翫以爲常責諫諍者未必一出於公是公非而

偏私之跡比比而著相臣諍臣如此百僚可知
矣關節公行於政曹而用舍傾賄賂陸續於權
門而刑賞僭士夫之家而多行牙儈之專衣冠
之列而不恥執御之交經席之上 溫教丁寧
而舊習猶不悛朝野之間物議沸騰而宿弊猶
不去間有忠志之士夙夜之賢知其不可爲而
袖手傍觀知其不可言而緘口相誠推此以往
其將載胥及溺乎朝廷如此四方可知矣南虞
未弭北警繼急徵兵而兵不足調糧而糧不交
剝膚刮毛日脍月削困之陷之又非一塗入用

無聊恒心頓喪導之治則難格率之惡則易流
子而謀父者有之妻而殺夫者有之奴而凌主
賤而妨貴釋倫既數名分隨蔑人心如此他日
之憂不但外敵而已 廟貌假安宸宮寓寄而
閭閻之人第宅踰制國儲憂虛軍阻惠乏而市
井之民奢僭無度今日之變不但天災而已嗚
呼大小氣像通身是病外有手足之痿內有心
腹之痛萎蕩而不復振糜爛而不可救以之傷
天地之和以之戾陰陽之宜而其轉移變動之
幾不過曰立大根本挈大綱領正爲今日之殿

石耳人君先正其心如鑑之明如衡之平使賢
邪無所亂公私無所雜近規無所徃滯衆口無
所遷惑一心作宰百體從令比如樹木之有根
本千條萬枝自然暢達而邦國不足治也委任
輔相之賢使之總攝百職信之宜篤而責之宜
重然後知其賢者而舉之在位知其能者而舉
之在職進退無所私黜陟一以公百僚稱職庶
事就緒比如網表之有綱領舉之有條委之不
紊而細務不足爲也臣等竊念 殿下臨御以
來四十年于茲格致誠正之學參贊位育之功

剛柔中正之道非不講之孰行之安而未聞有
一二良相終始共貞之效誠未有其人歟抑亦
有之而 殿下未得其用歟若曰未有其人則
已如曰不然委任責成之要只在 殿下一身
而所謂根本綱領上下交修之責不啻如救焚
拯溺之急也臣等未知 殿下用舍之際以事
君人者為賢乎以安社稷臣者為賢乎一則其
言甘而易入其行遜而易悅易親而難踈易進
而難退一則其言苦而難入其行直而難容易
踈而難親易退而難進察其中則冰炭自別而

視其外則朱紫難辨用舍或差存亡所係古人
藥石疹疾之喻藤蘿松柏之辨尤不得不致念
也嗚呼古今治道之病只有一箇私爲之害耳
上之所好下必有甚人君欲下之無私則當自
克去私之一字始比來每於除拜之日外間之
人指點 聖朝必無之專至如皂隸之徒皆曰
某有某因緣某有某攀附除日未下物色先定
小官已爲不可大官亦或未免希覬之私爵賞
之濫致令物情不快閭巷藉藉臣等竊恐此等
舉措大爲 聖治累也且官家貽弊之事久爲

今世難言之膏肓曩者有經幄近臣 啓及此
事嚴威之下辭不達意而輒遭譴謫上年又有
公卿大臣祇奉 聖旨細陳弊狀而併未蒙施
噫闕門之外怨聲喧沸而使相臣近臣不言

殿下於何得聞 王子之有過而施之以義方
之教乎臣等竊念 聖意以為不至大段而羣
下訐以為直則近於不敬臣等未知王臣目見
吾君之子陷於不義而入則面從於 殿下退
而有後言腹非心訕於家者為敬乎瞽瞍殺人
為士者執之而已設使執法之臣請論 王子

猶可況諸臣之建白止於請罪廝養乎況非宮
奴而假稱者乎當時一二奸奴按法定罪揆之
國體有何甚損而重臣近臣交請不得及受其
禍適足以藉其口而資其惡今則又甚矣狐鼠
之類假託城社彌滿四方處處蔓滋奪人之臧
獲侵人之土田人有難色荼毒輒至謀背之奴
爭投而反戈於主逃役之民競附而生梗於官
小或違拂欺暴多端守令莫不俛首方伯不能
下手長此不已其將若何至有外方人吏之典
貢賦者或被侵欺市井商賈之有銀鐵者及招

殃禍擅用刑獄一如公衙抱枉呼冤有不忍聞
若此種種必非宮家所能盡知而畢竟羣怨歸
於何地臣等竊痛焉況 聖朝螽蟴慶大毓玉派
昌衍將來效尤之弊有不可勝救尤不得無慮
也伏願 殿下先去係吝之萌快示公共之道
近臣爭之則受以虛已相臣言之則示以康色
使言路得開下情得達使王官不及於私昵王
法不撓於貴近使一國臣民知 殿下光明正
大之治出於建中建極之心然後公道可恢私
情可遏而 朝廷可正四方萬民次第可正至

於形和至於氣和至於天地之和次第可致而
捍外禦侮轉危爲安誠不在於撫劍抵掌之間
也昔宋臣朱熹上封事於孝宗乃以私邪之蔽
爲深戒尤復諄諄於禁密之地伏願 殿下留
神焉嗚呼天之生材必是一世之用病求之未
盡耳安知有德望之臣英髦之士或遺於外或
沈於下而不見收用者乎求之盡其道則誠不
患無其人矣昔宋臣程珦仍大雨上書獻以三
事一曰立志二曰責成三曰求賢伏願 殿下
留神焉山崩水溢之變多現於衰亂危亡之世

考之前史可見而今之人心不知其爲變吁不知爲變尤變之大也 殿下以今日之事視之壬辰則何者爲可憂往事已然將來之患有大焉臣等之憂竊有過於壬辰矣臣等竊念壬辰泥露之中君臣上下戒謹省懼之心爲如何那若使是心常存則天心久已悔禍矣纔及少康以來戒懼之心懈而恬嬉之習成有文具而無實效玩細娛而忘遠慮試以十年人事觀之今日之變非一朝一夕而來也未審 殿下嫫媧蠖濩之中能忘在莒之憂乎在廷之臣有能憂

殿下之憂者乎不憂之至危者蓋危憂之之
至亡者可安憂之一字上下當銘在心上而不
可忘也古人有言曰災多者興又曰亡者保其
存伏願 殿下留神焉自古人君未嘗不遇災
而懼引咎自新之詔亦世有之每患於誠之不
足耳若然則上之求言虛設而已下之進言亦
虛塞而已果能以此格天之心回天之怒弭天
之變召天之和以副皇天仁愛我 殿下之心
予伏願 殿下體實是務而虛飾是戒焉

教

教宣武功臣李光岳書

臨危思奮人臣效敵愾之忠序爵疏封帝王有
覺報之典茲錫異數庸荅元勳惟卿熊羆之姿
干城之彥傳家隴右稱有李廣之風勒石燕然
勵以班超之志備虎衛於王室七萃稱賢佩魚
符於邊陲三考著績伊韜略足以馭衆有緩急
真可任兵徂茲國步之艱值有夷兵作孽蒼黃
西土胡為乎泥中七十南州無一箇男子卿於
土崩瓦解之際獨有主辱臣死之心前後捕斬
之多賊不敢近東南斥候之遠民賴以安建聞

晉州之圍馳赴嘉石之急豨突蛇食衆踰於斷
流虎視鯨吞危迫於拉朽三匝之勢孔熾九卻
之謀猶竒上焉主將協心下焉羣校同力誓守
疏勒不以君父遺憂方保江淮願爲西北去備
按百雉之齊固歷五夜而愈強執弓有憂值度
公之疾作揮戈決勝礪伯陽之志專代領而討
謨大同易師而部伍不改援旄鼓衆卽墨之有
死心沈竈產蛙晉陽之無叛意遂致鯨鯢之遁
忽觀京觀之封乃以三七里之偏師能卻十萬
兵之勁寇輿死者非一二計奏級者殆千百餘

捷音初來行朝交賀方知江右州縣保有若干
遂令海內軍民間之興起以之怒寇恥敵天討
可行以之旋乾轉坤中興伊始凡茲迪宣忠力
幾多翊濟事功齋鉞已膺豈報賞之謂懋真食
是行宜表獎之致隆云云於戲紀績太常續舊
服於乃祖垂恩鐵券共新休於爾孫尚篤忠貞
以保寵命

教扈聖功臣高曦書

咨予寡昧不辟自底于大艱惟汝文武諸臣相
須以共濟有勞者必報有功者必酬匪係私恩

寔由公義惟爾伉伉其勇赳赳之雄早決虎科
妙藝窮於百中嘗守魚鑰賢名著於八屯載陞
扈衛之班用備緩急之任克殫貞亮之志尤著
板蕩之時頃者東夷不禁侵鎬之惡逃矣西土
終作踰梁之行汝惟跋涉而來相從患難之際
不能別父母妻子義難後君曰予有腹心瓜牙
功多捍我掌甲兵而致其精利莅郵傳而效其
恪勤載渴載飢咸陽村食之勞苦將恐將懼奉
天草萊之憂危惟其有悃幅無華是以之死生
不貳逮聞郭氏之變廣疇庭臣之良字牧以誠

務寧封境饋餉不絕克濟軍興爾勞之多予心
之愛不知有家而知有國吾聞其語今見其人
奈何有司論議之差伊從我者不在如無國人
章疏之至殆棄予之如遺蒲城負鞬重耳必賞
南宮對竈光武不忘宜敦敦教寧之誠亟施覺報
之典云云於戲保之寵命曷助以忠貞麥丘聞歌
予毋忘於在昔黃河守誓爾必誅乎非劉

教吳連書

尊君親上之心無間於貴賤報勞酬功之典焉
別於重輕茲稽彝章庸示異數嚮者東夷桀驁

躡我家邦西駕蒼黃越在草莽大小州縣皆瓦解而土崩中外臣民多獸奔而鳥竄而爾以下隸尚不後君逮扈撫軍之行尤著負鞬之績跋涉千里備嘗險艱終始一心周旋僕御蓋乃良知之得於天賦所以貞亮之著於時危在士夫猶鮮能沉卑細之尚爾奉天定難之號雖不擬施蒲城從亡之勞寧無可紀於戲垂名鍾鼎錫爾恩榮守誓山河保予寵命

祭文

祭鶴峯金先生文

嗚呼公之生於世也五十有六年前無愧而後
無怍立身行事皎如青天白日有非死生榮辱
之能奪忠信篤敬不離乎身而行於蠻貊危難
傾覆不變其節而期於恢復嗚呼五月渡瀘之
諸葛出師未捷而星隕何亟三呼過河之宗澤
有志未就而天奪何速時邪命邪伊公又至於
斯邪蓋斯世之無祿嗚呼丈夫如是而生如是
而死亦可謂能事既畢至於成敗利鈍不在我
者豈足以論公之事業想有中正剛大之氣在
天為星斗在地為山嶽亘宇宙而不滅嗚呼吾

人之不肖無狀往來於門下者亦既有年仲高山而敬服風埃顛倒以至於今日之不幸獨偃偃兮誰託爲公私而慟哭冀遺靈之來格嗚呼哀哉

祭權松巢宇文

嗚呼我公而至於斯昔未承顏久傾風儀宦遊京都適我同時一者傾蓋如入蘭室師之友之擬資麗澤命矣今者天不憖遺非夫人惜吾誰爲矣薄奠市沽聊薦鄙誠惟靈不昧庶幾來寧嗚呼痛哉

祭李南溪輔文

知公性行自我童兒嘗聞百善未見一非居家
孝友莅縣仁慈人實無間我言非私公吊我孤
丁未夏時我為公悲曾未一暮非夫人慟而慟
為誰薄言來真庶幾格思

祭郭季綬令公文

惟靈山岳孕秀江河炳靈宏材偉器間世挺生
詩禮之庭承訓獨立函文之門薦賢三復埋光
鏹彩博帶裋衣國有誠臣世亂方知徂茲寇至
肉食多鄙倡義恢邦自公伊始大樹謙虛為異

不誇雲臺煙閣衛霍何多雞鵠異態牛驥同視
忠謀謂迂直說歸異任人榮辱由己進退初託
頤養寔欲韜晦彼洛之涯有亭蕭然揭扁忘憂
餐松學僊煙花漁釣從我所好超世高蹈永矢
弗告 聖朝倂招遇禮殊隆時非不遇公實難
容卿月昇掌客星還山華陽鶴氅頌人之寬顧
瞻始終誠不區區其行其止一大丈夫曩日雷
霆合沓風雨震蕩山河轟礮宇宙遶聞長逝卽
在是日想像精英有感冥默義檄忠疏尚在入
間昭如日星激人心肝自蒙傾蓋金石青熒作

宰南來黍近門屏清齋夜月桂棹春波酌以流
霞喫以瓊麻屢接清塵消我吝萌謦欬在耳已
限幽明過候之日是爲永訣畱恨平生病未孰
緋今斯辦香聊薦菲薄不昧猶存庶幾來格

祭孫景徵文

嗚呼哀哉數平生之知舊登屈指者幾人纔百
一而千十或面貌而非真自青陽而得君交白
頭而非新緣趣味之相合取性情之惟醇但芝
蘭之見秀何棟宇之須鄰時相逐於文園飲翰
墨之若塵先北溟之搏翮繼西江之揚鱗日未

久而干戈幾蒼黃而問津傍七年之畏途困米
鹽而逡巡同浪跡於生死經歲晏而益親義有
踰於骨肉道亦超於雷陳君佩符於永陽謁板
輿於高堂拔郡貧而爲富歡半日而奉觴儂執
憂於花藏按左承旨公初葬
花藏先生時居廬勤遠駕於窮鄉情
禮盡於匍匐揮感淚於存亡紛聚散之無期限
幾年之星霜歲癸丑而霑恩來假守於文昌
曾吾兄之歷莅字堂記之焜煌認相去之不遠
冀一會之有日翮尺札而責遲指鶯花而投約
嗟良覲之未遂孰謂兄之奄忽撫篇什之在案

慟顏面之永隔嗚呼哀哉朴素敦厚之器宇卓
落跌宕之襟懷應事不滯之幹局華國有餘之
文才求之世人蓋不多得位不過郎中年不滿
六廢時邪命邪何天道之邈邈不汲汲於榮進
不區區於勢利聊乘化於湖山寄與歸兮無愧
幸鳳毛之無恙期後日之食報續箕裘之先業
免無兒於相顧病未遂於執紼痛不堪乎聞笛
想林泉之蕭索悵田園之蕪沒聞里巷之不淨
礙瓣香於靈幄望丘陵而漬酒庶不昧之來格

祭內兄朴宣傳官從男文

嗚呼哀哉人視吾兄爲弓馬一士而不知慣熟
聖經賢傳者不及人視吾兄爲微末一官而不
知羅列高牙大纛者懷恥兄之始除闕下清
選也不欲詭隨勇斷乃退兄之再爲邊上列將
也不屑非義毫末不取如是而行如是而止所
以終於執戟而未嘗有半資虛揆今之誦經傳
連牙纛者其能有幾才雖有不及行雖有不中
只欠學力以克之其稟賦之良行止之潔則有
難以武士微官而小之平居咫尺而過從幾希
每恨人事之不如意逮聞疾革而馳候牀褥已

至奄奄然將不起撫背攜手欲語而未語脉脉
相看乃曰人命有限以一言為永訣耳嗚咽乃
還計音隨至而至於斯萬事卽已嗚呼哀哉昔
吾家兄弟奉吾慈母與吾兄遊戲於王母之側
宛如昨日而存歿悲歡變遷倏忽至于今日兄
歸地下弟亦老矣若使泉臺之下誠有不昧使
得與親戚相隨如地上然則弟亦住世不久歸
與吾兄共訪吾先妣先兄于他日是償此生之
含痛其不知果歟未歟窮達命也生死數也浮
雲之倘來朝露之溘然蓋不足議兒孫滿前蘭

玉挺秀天將以未報於前者期報於後母家門
戶其將有寄兄何有憾聊用爲慰來真菲薄庶
幾饗止

祭金察訪春龍文

嗚呼哀哉少而隨兄骨肉盈堂長而思兄雲樹
異方經身患難感念存亡兩地顏回一般心腸
烏啼泣血鴈斷驚行會合有時悲喜無疆幕府
從戎屢過雞庄邂逅長身尚健且康團圓展抱
有淚合眶衮衮萬事忽忽一觴草土羅憂遠訪
花藏幽明爲訣當日逢場命矣斯人厄于膏肓

積年藥餌庶獲延長何意一夢六十星霜誰云
佑善天道茫茫人視兄身匹夫冠裳弟識兄心
丈夫軒昂孝友於家敬信於鄉寔由薰陶庶老
門墻鄧家無兒何故彼蒼謝庭有賢可繼蒸嘗
弘恭石顯達亦非祥顏回原憲窮且何殃一寄
一歸有生之常達人洞觀齊彭與殤今世人間
好事亡羊黃泉樂土有何思量我家康樂修文
舊郎兄歸相就為布炎涼翁亦白首餘年且忙
逝與相隨王母之傍九原兄弟兩家爺孃融融
洩洩同爾翱翔誠有此事樂且無央果邪未邪

蓋不可詳屬續之日飯舍未將執紼之時匍匐
未遑山川間之余懷之傷何處青山蕭蕭白楊
日近襄期采增槍恨薄送奠具冀薦靈牀

祈雨祭文

在檜山時

崇高維嶽神獸攸藏配彼朱鳥鎮此南方興雲
吐霧厥施洋洋有事而告冥應輒彰哀今之民
天降大殃自春不雨徂夏恒暘麥秀而枯荳芽
而痒矧丁小滿節近分秧黃埃滿溝赤土連疆
昨者興雨庶答民望初纔霱霖竟未霑露三農
興歎九鳶含傷生人何罪惟吏無良厖巫浪舞

土龍虛觴圭璧宜殫靡神不穰惟山有靈尚或
我量閔我憂勤顧我芬芳雲師奔走風伯翱翔
下訴方后上台圓皇驅除虐魃鼓舞商羊雨我
公私惠我黎蒼登茲五穀豐年穰穰山川鬼神
同我樂康佑我家邦福履彌長

墓誌

金察訪墓誌

君諱春龍字元瑞慶州人遠祖諱暉仕麗朝官
至版圖判書諱仁軾判典牲寺直提學致仕其
後有諱某卽君高祖也曾祖諱某參奉祖諱某

考諱某軍資副正副正娶某官某氏之女以嘉
靖戊午生公於安康里第九歲而孤母令就學
遠方西厓柳相公奇之及長游學于門公重其
為人中年廢業無仕進意壬辰之變出粟補餉
勒授察訪帖非其願也嘗因事抵京西厓位首
揆欲畱而通諸仕路固辭而還安分守窮恬如
也君魁岸坦豁不可淺之爲丈夫居家篤於孝
友喪祭克盡其誠禮傷季弟非命幾失性仲弟
又早死經紀其家如己家撫訓其子猶己子倦
倦之意屬續乃己蓋天性然也其居鄉也鄉人

雅敬信之有事必問而後行地主用其言蠲弊
邑人賴之君終於天啓辛酉享年六十四某月
日寔于雲柱山南兌坐之原以先室申氏祔遵
遺命也初娶平山申氏生一女適幼學蔣惟亮
生四男三女長曰憫餘幼繼娶永川李氏無子
以仲弟某之子患一後於戲孝友於家敬信於
鄉紀緒於遠祖受知於賢相若可有爲而卒不
克施年又不未茲非命也邪哀哉是爲誌

鄭衛甫塚文

按公號栢巖
正郎後又

贈戶曹
贈左承旨

公諱宜藩字衛甫自少以詩禮自持嘗魁鄉試

中乙酉生員今壬辰染齒長驅以至 宮闈遠
遷 陵寢蒙塵此偷生者之所安而有膽者所
當奮義之秋也公大人進士公倡起義旅期雪
君父之恥今八月二十一日赴月城之戰交
兵未幾元戎已北賊乘勝蹙踏公既出城而進
士公尚在賊中公奮勇潰圍進士公賴以得全
公發憤討賊賊兵四集強弓無力利鏃先竭公
之忠肝義膽已塗地矣嗚呼效一節於臨難忠
之大也全所天於賊陣孝之篤也而家公七尺
之軀則彌茫茫草白骨崢嶸玉石之分固無所

據想公九死之靈則貫日月而耀來今者非其
忠歟作山河而壯本朝者非其氣歟余聞公之
死一以壯其義一以憐其志方在兵中未寓一
觴之痛近因玉山張正甫聞進士公欲哀集哀
辭於公之素交以爲之塚而使忠魂存魄永有
所依歸此古人刻像以葬之遺意而若詩章是
公平生事業吟詠之際已領多少意味者不以
幽明而有間則進士公求詩作塚之意不亦慘
乎余公之友也不可負進士公之意而無一語
以慰公辭曰

公惟不辰海寇構逆人皆苟活士多棄甲公其
恥之獨全其節於忠於孝不愧不忤生為烈士
死作鬼雄荒原纍纍世所同兮一抔詩塚名獨
高兮魂兮歸來山有蕉兮

書

與或人書

伏問尊況如何馳慕實深之悌僅支無足道也
屯田一事此實急務但繆見善山為兵馬往來
之地農牛必有被奪之弊雖或播種苗則飢民
掘喫實則土賊刈食空虛一境誰與守禁一年

之役終必歸虛此不待智者而後知尊丈掌此
果無此等慮邪

與屏山守某書

伏問琴候動靜何如仰慕殊極之悌僅保但軍
務擾擾不堪當也就中恐達尚州居士人黃廷
幹乃生昔年友也今失所轉入治內渚谷村五
月中丁父憂無財至今未葬甚可矜憫若蒙眷
恤薄賻喪需則豈但黃君知感生亦為故人無
憾也以閏月廿五日奉柩將返故土路由金堂
過威萬立石等地乞命路傍民家出四五大牛

扶護過送俾免顛倒之患則爲黃君懷不知當
作何如報也凡在良喪尚可匍匐救之況士夫
間遭此罔極之痛豈宜忍視其窘而不爲之恤
乎

答金器仲書

伏奉尊札就審體履多福喜慰交極但書中有
若闕踟意思不知有何事致此邪雲臯昔日高
談大言到今歸於何地可笑佳野獻酌只爲吾
輩於函丈家有父子之恩經亂之後尚闕慰禮
吾亦瓜滿臨還又與吾兄有宿約故初意捐俸

備壺奠于師墓壽于內宅次與同儕草草敘話
酌數三巡而止為穩當不意彼間諸丈知其一
不知其二大唱諸伴為盛張計吾意甚懼之然
業已投約今何得已三日乘暮宿于彼地翌日
朝奠墓午後舉酌早罷亦如何麪未及果次略
送于琴丈家矣監糶擾擾亂草不宣

荅金葛峯

得研書

隔山不見徒費夢想清札飛來執熱臨風裴君
懇事可為則器仲豈欲否難為則昌樂獨何能
為欲與器仲議為器仲醉村酒如泥而過奈何

不一

寄子弘望書

自汝離側頓覺少睡未知路中得保無撓否試
事餘外且汝年與學俱稚非得失關念之地又
邊聲不佳試後卽發還速到以慰老懷爲妙此
間時免他患但下川宗姪兄弟兩家皆有癘患
二婦相繼經痛龜家鄰夾亦有疾病花店泉谷
或疫或痘無有乾淨地來時勿向彼中直來爲
可來路仍忙例被同行之迫險路輕發致有狼
狽慎之值水漲勿輕渡過橋時慎之棧路或奴

困馬疲忙迫間例有墜傷慎之凡與人言語勿及時人賢否是非非相識人勿輕與追逐此外汝可商念父意千萬慎攝

與金大丘

允安書

積年遡慕中得令胤見過謹審令調候有相仰慰區區第聞入冬來稍有失攝今年苦寒太甚平人尚難堪況令候德和之中烏得無此患惟冀勉加慎旃速膺勿藥之慶生有病妹在彼間聞近日舊病轉劇春來欲一往見此行若無碍庶幾自彼轉投令所一番奉敘是計但恐衰病

動步不易未知果遂此計否也察訪尊兄聞康
健如舊甚慰忙不備

拾遺

輓惟一齋金公

翻翻丹旆曉雲斜執紼荒山莫奈何小子微誠
慚請禱樑摧遺恨祇今多

海上遇故人

匹馬東來見舊知異鄉盃酒不須辭王孫草綠
歸何晚脉脉城頭贈柳枝

祭城隍宗文文

恭惟我公承家孝友之行鄉里所服滿庭蘭玉
成就之慶宜享遐福嗟天報之未豐伊享年之
何促客天涯而聞訃禮奉舍之未及悲歲月之
不居而一暮之倏忽逮今日之還鄉愴風煙之
蕭蕭素念舊好兮不得見森笑語於平音擬陞瞻
乎新阡拊佳城之攸託據此懷之悠悠庶冥接
於鬢鬢被疾病之爲祟望白楊而痛哭代族弟
而送真冀遺靈之來格

謹次月川丈韻

公韻

金氣稜稜海國秋
白旄揮處虜人愁
漢廷早晚

分茅日定遠榮名在虎頭

二

萬國兵前又送秋年年節序在閒愁五更落月
初回夢鴻鴈悲鳴水北頭

三

文武衣冠異昔秋天荒地老鬼神愁西風古木
鳴寒葉一夜孤臣盡白頭

奉呈雪月文寄憤

蔽天氣侵幾時清五載三韓不解兵禍壤自知
無上策大邦何復損王靈東應竟主南朝議龍

節徒勞虎口行堪笑
逃來匹夫事四方專對任
非輕

用古人韻示器仲

學道剗心類捕風迷途
榮願只冷通半生萬事
隨年老方寸千謀到手
空着足驚波翻覆裏寄
身行路是非中天涯歲
晏心猶壯匣劍衝星舊
吼龍

松亭會酌逢雨霑濕仍諫其事

炎蒸三伏雨颯杳亂松
亭細逗麻衣爽微霑草
履輕野禾生晚色溪樹
起寒聲醉笑同鄰好聊

竟暮歲情

How Amiable



111





梧峯先生文集卷七終

梧峯先生文集附錄上

有明朝鮮國通政大夫承政院同副承旨
知製 教兼 經筵參贊官春秋館修撰
官 贈嘉善大夫吏曹參判兼同知 經
筵義禁府春秋館成均館事 世子左副
賓客梧峯申先生行狀

夫源深者流遠根厚者枝茂此天理之必然
也水木尚爾況積善之餘慶者乎觀於鵝洲
申氏家尤信在昔麗朝全羅道按廉使申祐
版圖判書允濡之子也有至行廬墓三年日

夜號哭有雙竹生瑩前人以爲誠存所感事
聞旋閭丹陽郡守希信乃其孫卽公之七代
祖也公諱之悌字順夫考諱夢得 贈通政
大夫承政院左承旨兼 經筵參贊官祖諱
應奎 贈嘉善大夫工曹參判兼同知義禁
府專行承仕郎 恭陵參奉曾祖諱翰 贈
通政大夫掌隸院判決事妣 贈淑夫人月
城朴氏士人敏樹之女 厚陵參奉亨孫之
孫也以嘉靖壬戌七月辛丑生公公天性至
孝生八歲丁母夫人憂執喪終制無異成人

小姝生未晬而母夫人下世襁褓中啼聲甚
哀公亦稚齡痛自悼念常抱置所處房內勤
求乳孀親自護養晝夜不離于傍聞者異之
自幼刻意爲學鄰有一門老挾冊請學門老
方鋤圃久不出公輒涕泣立於樊外必受課
學然後乃辭去稍長益辨志勵業考左承旨
公慨念門戶衰替日夜勸督冀其成立聞安
東金上舍彥幾有學行教誨生徒公年未成
童負笈往從之厲志力學夙夜勤苦金公奇
之曰此兒言貌謹重篤學又如此他日必成

大器年十七讀書山堂一日有村女美貌者
就見因以往來或至夜深躊躇公默識其意
使其女取楚來正色曰汝無端到此夜分不
還必有意於吾也汝以村婦陰懷貳心欲褻
書生焉得逃其罪乎撻之以送居數十日一
漢持酒饌進饋公素不相知問其故漢曰聞
公有盛德教材女以正道故來拜耳蓋其女
感其言還告其夫也公自少持身莊嚴類如
此萬曆己丑擢增廣甲科第三人拜司贍守
直長朝中人見公風儀秀出動止閒習無不

噴噴稱歎辛卯春陞成均館典籍卽授司憲
府監察秋除禮安縣監金鶴峯惜之曰仕進
之初何汲汲求外補乎近日朝議將薦君兵
郎盍少待乎公荅曰仕路通塞有數且縣近
庭闈便於省養卽赴任翌年壬辰遭倭變領
兵赴東邊聞賊充斥內地還守本縣安集使
以安東無守檄公兼任仍招集兩邑兵民親
領赴龍宮地遮截賊路兵散而還賊自安東
犯本縣公夏謀舉兵賊退乃止嘗亂初捨攘
之日列郡守令皆棄城逃竄而公以白面書

生獨提兵奮義為遏賊之計時論躡之巡察
使以公不離任所論 啓賞職兼禮曹正郎
春秋籙編修官時歲荒民飢公盡力賑救逐
日分給斗粟曰人情見多則易費不如隨急
輒救以此縣民賴免顛壑遠近流丐聞聲全
集公無不賑恤曰此皆國民何分彼此全活
者甚衆公嘗慨念年少未及溪門自莅本縣
往來陶山與長老士友講究學問旨訣商確
政務殆無虛日公與烏川金內翰坡同登已
士榜亂離中公守本縣金內翰為義將因以

相從交契甚篤每語及時事輒相與慨然曰
吾輩當一心殉國脫有不幸可託以妻子未
久金內翰卒逝闔家飢餒殯死公為之慙念
盡力賑濟卒致稚兒于衙內羸瘠骨立慘不
忍見夫人承公命親自梳頰去其垢蠹先以
稀粥潤其枯腸經月後始飯之得以保活幽
明之間終始不負公之高義可謂無愧古人
矣丙申夏瓜滿體察使 啓請仍任丁酉春
拜司諫院正言遞授侍講院文學以親家在
南方去賊藪不遠無意遠宦從事於巡營幕

下者二年庚子春拜全羅都事辛丑除禮曹
佐郎陞正郎秋除全州判官巡察使以兼任
番營事務煩劇公盡心裁決咸當於理巡察
第恃勢干請公一切揮斥抑強扶弱咸惠併
行吏民莫不畏服遞後州人立碑頌之壬寅
春拜司憲府持平旋遞為副察使從事官為
全羅道暗行 御史癸卯按畿慶尚道軍務
甲辰夏復除文學兼春秋館記注官知製
教參宣武苞 聖勳一等乙巳夏復入為持
平兼職如故時有風水灾自 上求言府中

將陳劄公構草有權奸當國語大司憲朴承
宗怒其語逼時宰格而不奏遂呈告歸鄉丙
午秋除統制使從事官行裝諸具無不破毀
人有言統營工匠聚會處何如是罷弊邪公
曰吾嘗見統制使內外求請軸其中所載不
可勝計目閱可駭吾何忍添名於其間乎丁
未春除江界判官以親病未赴其夏丁內艱
廬墓三年哀毀盡禮足跡不出山門己酉服
闋時昏朝故亂除工曹正郎不赴庚戌除忠
清都事李蒼石贈詩曰臺閣卽今多後進朝

廷誰復記先生數月卽解歸秋除咸鏡道評
事辛亥冬除全羅都事皆不赴癸丑秋除昌
原府使爲繼母養黽勉赴任當路者以奴婢
相訟事請囑公據理斥之時鄭仁弘以領相
在陝川遙執朝權四鄰守令莫不奔走干謁
惟恐或後而昌原去陝川不遠公絕不到其
門仁弘雖知其不附而亦無以怒也有一品
官做言府使私用宮闕綿布四十疋播告于
仁弘仁弘曰吾聞其爲政必不爲此也公聞
之卽令鄉所會府民查覈綿布而終不問做

言者及公之歸也其人來餞路上追謝而去
蓋其心服也本府兵燹之後學校頽廢公卽
鳩材營建勸課儒學有獷賊羣聚島中持兵
阻險出入焚掠鄰邑懼不能下手朝家甚憂
之公設爲方略悉加勦捕其黨瓦解沿海諸
郡賴以無事事聞陞通政階戊午春遞還間
居六年至癸亥春 朝廷清明公聞 反正
之夜廢主蒼黃逃竄卽潛然出涕曰自取誰
尤今上卽位初擢拜承政院同副承旨兼
經筵參贊官春秋館修撰官以病陳疏不

赴甲子正月初八日終于正寢享年六十三
葬義城縣羽谷西粟谷里巳坐亥向原丙戌
追贈嘉善大夫吏曹參判兼同知 經筵
義禁府春秋館成均館事 世子左副賓客
蓋以公在 宣廟朝參勳故有此 恩例也
公天資粹美器度寬偉居家以孝悌為本持
身以忠信為主平生以早失所恃為至痛義
興外家母夫人結縵時寢房猶在公自少往
來之日嘗到房外遶壁叩窗悲泣不自勝傍
人為之隕淚奉繼母吳氏至老不懈瀟灑之

供盡力取足凡家間事無不將順惟務適意
有人所難能者而亦有人所不及知者伯氏
長於公纔一歲而自兒時事之如嚴父愛敬
備至壬辰亂遭鴟原之變身縻職事未及奔
赴救護尋常追戀輒泫然流涕及愛諸弟常
加警誨恩掩俱篤是以人無間言公憫念宗
姪之少孤零丁祠廟之修享祀之具必躬自
措置分己田土以助奉先之資祭祀時必前
期齋沐悲感之容見於顏面及其老病猶教
督姪孫略無暇日子弟等諫其病中勤苦公

卽斥之曰何忍使亡兄子孫爲禽獸乎歲癸亥公年過六十已患風痺往調山齋而繼母吳氏亦感疾公以山齋去親家稍隔卽強疾來侍湯藥過三冬日夜不怠元氣萎蕪殆不支持子弟親屬咸言他子弟多在親側公宜退家調病公堅不許及其病篤不省人事而憂慮母病頃刻不弛吳氏病革公亦奄奄子弟舅公還家而母氏何嘗之間嗚咽在口侍者以砂糖入口不能下咽而惟聞喉中微聲此物進母氏否身後事無一毫言及而母病

何如之說既絕乃已嗚呼孝子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者其公之謂乎公性勤儉仁厚慈毅有守居常晦默不自矜於伐樂聞人善而務掩其過每早起頭不脫冠腰不解帶雖一家人未嘗見其惰慢之容平生華靡之服不掛於身常著木綿衣曰此服於余甚便平居手不釋卷在官時晝則整理公務夜則張燈讀書輒至夜分夫人曰釋褐已久何乃自苦至此公笑曰讀書豈但爲立揚而已乎常戒其子弟曰吾以草莽幸叨科第汝等須十分謹慎

勿言人之惡人或議已切勿相較內外親屬
之貧窮者由加矜念隨力周急至於婢僕下
賤飢寒疾病無不救恤日是亦入子而寄命
於我者也志愛勤至咸得歡心焉其處鄉也
和氣藹然與人有父母者語必教之以孝養
與有兄弟者語必勗之以友愛與儒士語必
勸之以讀書待人接物一以誠款故至今鄉
人莫不敬慕焉其立朝也志操堅確進退明
正譯已清謹務持大體常曰居官者以罷職
為恐則不得不屈於人是以在官為政必行

已志寘散之日尋常書札絕不入京一生蹤跡未嘗及於權貴之門嘗在京時有連姻時士來見曰某宰相愛君欲見君須往拜公不答他日又來言公曰草莽寒生何敢跡及權貴門庭乎其人拂然而去鄰邑有一朝士方幸於權門一日夜來宿公寓所日某宰相常語及君頗願見君可往拜公切責曰君我俱是寒士濫叨科第此亦萬踰涯分況仕路窮通有命不可汲汲有榮進之心我則決不敢君當自慎行止其人慚恨而去未久竟遭竄

謫公閒居有詩曰可惜南州淪謫客失羣何
事落深坑自註其下曰災厄之來有係於天
有係於人係於天者吾無如何係於人者可
慎而避之某也不念友生忠告之情急於仕
進自蹈禍機惜哉渠能記憶吾言百世之知
公者皆以公輔期之卒之位不滿德年耆耄
耄豈非有數存乎其間而神難進易退之節
有以致之邪柳西厓一見稱其為第一人物
張旅軒亦謂公賢人稱道不已其詩詞曰溫
恭雅度非虛矯樂易真精是自然先兄敬亭

祭文有曰確乎難拔之標毅然難犯之色恢
乎有容之量今不可得而復見矣又曰秉簡
而著直節之名理劇而騰循良之聲余雖不
言世固有知者云則公之風神事蹟槩可想
見矣公初居梧桐山北自號梧桐峯晚年移居
龜尾村又號龜老公娶咸安趙氏 贈嘉善
大夫吏曹參判兼同知義禁府事行通訓大
夫珍山郡守銅虎曾孫 贈資憲大夫刑曹
判書兼知義禁府事址之女生一女一男女
適進士李舉男弘望前司諫院正言娶前參

判李民寔文有一男八女男曰漢老女壻士
人柳重河金時任李朝衡任世準都爾高餘
未嫁庶子漢傑漢伯公在宣城當大饑血誠
賑救全活者累千入時公無嗣夢忽有神人
來告曰君積善天將錫君奇兒君其受之以
望字名焉庚子正言果生積善餘慶其理有
必然者有才行為士類所重當不墜家聲流
遠而枝茂者其將復在斯歟其將復在斯歟
年月日嘉善大夫前刑曹參判李民寔謹狀
梧峯先生行狀後逸事識

梧峯申公先生行狀參判李公民寧所撰公
與先生同鄉少相善且有潘楊之好習知先
生生平者莫公若也宜其敘事商覈無毫髮
遺恨而第聞公不待本家所錄直述平生所
知見又其狀草晚出未及磨礪訂正爲淨藁
而公不幸惜哉其間有出於傳說之的確而
不可闕者先生玄孫上舍震龜氏追錄數三
事使光庭系諸後公童子時受學於唯一齋
金公彥璣門徒七十餘人日樵爨書室一日
公與參判權公泰一節度使朴公毅長次當

樵有老氓搵于山同往乞其薪氓不肯出惡
言同伴怒而推之氓偶墜崖角而斃其子訴
于官卽逮捕推者公謂同伴曰往吾三人罪
不可獨蒙一人相隨入府庭與之爭死府使
熟視三公謂氓之子曰此三童子者俱異日
宰相不可爲爾又償命出葬具與氓之子而
免三公且令書齋旁近柴炭之當八官者屬
之書齋以代樵勞者三十餘年云公之初任
禮安也有強盜捕繫者數十餘人節度使屬
公盡殺之將行刑公見死囚繫于官柳戰怖

樹爲動公憐之謂死囚曰若等俱天氓因於
饑饉而吏不知使若等陷於不義今吾生若
若等能改行爲良民乎賊皆叩頭公併舍之
縣無狗吠之警及壬辰春公歸壽親四月倭
卒搶邊警日急公欲還忽有壯卒數十人自
稱禮安人爲迎使君而至公與之偕到官卒
不云曰氓等使君前所活者賊徒也當以死
報德安東無守公兼任五月領兩邑兵遮賊
龍城兵潰公在圍中七十餘人冒死衝圍以
公出問之併所舍者賊餘徒也方出圍一官



僮攀馬隨馬不能前卒劒擊僮仆地既免公
意悲語卒曰若等云改行迺殺無罪皆頽首
曰勢不俱全亂乎卒始辭去公語及官僮常
惻然辛酉公解昌原龜家居數年火盜疑有
貨乘夜大至及門呼曰稟主公遠避公不為
動分付家人辟去小婢背公三歲孫女而出
遇賊于門賊誡婢曰無傷貴兒也公端坐明
燭賊不敢近有頃謂賊徒曰已如所欲否可
去也賊謬諾而出相顧曰誤聽人言乃空還
失火乃去鄰人救之家半火明日視之賊亂

所冊寵書滿庭多灰燼者

上之十四年三月 日通仕郎 惠陵奉寧李

光庭謹識

墓碣銘

并序

公姓申諱之淸字順夫號梧峯鵝洲人鼻祖
諱允濡高麗版圖判書生諱祐全羅道按廉
使有孝行旋閭曾祖諱翰 贈掌隸院判決
事祖諱應奎 贈工曹參判考諱夢得 贈
左承旨妣 贈淑夫人月城朴氏以嘉靖壬
戌七月辛丑生公少力學己丑擢文甲科由

司膳寺直長轉典籍監察出爲禮安縣監鶴
峯金先生惜其去勉留之公爲便養赴任壬
辰八路劄於兵公糾烏合進駐龍城欲遏賊
聞者壯之巡察使以公獨能不失官守聞

命兼禮曹正郎異數也丙申以體府 啓仍

任丁酉拜正言自是至丁未於內除禮曹佐
郎正郎再爲持平文學兼知製 教於外爲

全羅都事全州江界判官巡察體察統制三
營從事官夏遭內艱廬墓終三年戊申 宣
廟上賓時事一變公未免沈冥早冗除工曹

正郎忠清全羅都事北評事癸丑洋昌原府
使有獷賊據島出入焚掠鄰邑莫能制公設
方略悉捕之事間增秩陞通政癸亥 仁廟
改玉朝政清明拜同副承旨以病辭公素患
風痺至是疾益甚甲子正月八日終于正寢
同年月日葬義城縣西粟谷之亥向原先是
甲辰公參宣武扈 聖勳丙戌追 贈吏曹
參判嗚呼公天資醇粹儀度秀偉西厓柳先
生嘗稱其為第一人物旅軒張先生亦以為
賢人稱道不已性篤孝八歲持母夫人喪如

成人事繼母吳氏盡孝當其末疾奄奄語不
可了猶亟問親瘠旣絕乃已愛君憂國出
於至誠嘗聞廢主遜位時事為之泫然流涕
風流篤厚律已甚嚴人有要公見權宰者公
謝不敢仍諷戒之其人不能從末幾果被禍
憲府遇灾將陳劄屬公構草語觸權奸為同
列所沮卽呈告下鄉鄭仁弘勢焰薰灼公莅
近境大暮一不染跡仁弘心服公政治不敢
修郤尤留意文教禮安全州昌原之政一以
興學為先務於禮安每至陶山招諸生講學

不忘夫以公德之厚才之偉乃不得與顯天
輩齊驅而併美其如天何哉配貞夫人咸安
趙氏 贈刑曹判書址之女生祭亥歿庚寅
祔葬于栗谷生一女適進士李舉一男曰弘
望今豐基郡守有男一漢老女八柳重河金
時任李朝衡任世準都爾高權倖朴文約朴
望之曾孫男女若干人公在禮安當大饑血
誠分賑旁邑皆歸之所全活累千人公時無
嗣夢神人告曰積善之家當生貴子庚子果
生男卽豐基公也有才行見重於士類豈終

屈下邑積善餘慶其理有必然者銘曰

版圖之業按廉是繼孝思感神荀生泣灑厥
緒遙遙慶毓于公資醇以粹學博而通鸞鳴
桂樹鳳儀明庭縣州不早臺省非榮乃應時
須屢佐幕府鐵券勲名窈窕 恩數中遭不
展外符長縣日月重明寵擢最先方期展布
胡不慙遺尚有典刑傳芳白眉王公不做于
門必大莫謂天高此理非昧年月日通故大
夫弘文館副提學知製 教兼 經筵參贊
官春秋館修撰官金應祖謹撰

墓誌

上舍申君震龜以高主父梧峯先生遺集授
光庭令校讎可傳且曰吾祖幽堂之銘久未
有屬子既序遺文矣蓋因而銘諸光庭固辭
以非人而不得者不敢終拒乃次其世系履
歷行治事始終而系以辭謹按申氏系於鵠
洲者祖高麗版圖判書允濡其子祐有至行
父喪廬墓致雙竹之異是為全羅道按廉使
按廉之孫曰丹陽郡守希信於公為七代祖
曾大父翰 贈掌隸院判決事大父應奎

茶陵參奉 贈工曹參判父夢得 贈承政

院左承旨母曰月城朴氏孝子 贈工曹參

議敏樹之女 贈淑夫人公以嘉靖壬戌七

月辛丑生八歲而喪母夫人執喪如成人能

自力學己丑擢增廣甲科第三名卽授司贍

寺直長辛卯陞典籍轉司憲府監察秋除禮

安縣監鶴峯金先生惜其出止之公爲便養

赴任壬辰島夷大搶列郡烏竄公獨提兵爲

捍禦方略 朝廷嘉之以公兼禮曹正郎春

秋館編修官旣瓜體察使 啓留之丁酉拜

司諫院正言旋授侍講院文學公以親庭去
賊近求從事也營二年庚子除全羅都事辛
丑拜禮曹佐郎轉正郎秋除全州判官壬寅
拜司憲府持平旋遞為體察從事為全羅道
暗行 御史癸卯按覈慶尚道軍務甲辰除
文學知製 教參宣武扈 聖勲一等乙巳
拜持平以府劄語切當路忤長官意謝歸丙
午除統制使從事丁未春除江界判官以親
病辭夏丁承旨公憂廬墓哀毀三年足不出
門己酉服闋光海嗣位除工曹正郎不赴庚

戊除忠清都事數月棄歸秋除咸鏡北道評
事辛亥除全羅都事俱不赴癸丑除昌原府
使以捕獮賊勞陞通政戊午解龜家居六年
癸亥 仁廟改玉拜承政院同副承旨以病
辭甲子正月八日終于正寢享年六十三以
三月十九日葬義城西栗谷巳坐原丙戌以
原從勲 贈吏曹參判公資性仁厚勤儉寬
而有容篤於人倫嚴於律已為政必本於仁
恕幼失母夫人哀念不已過故寢房必遶壁
潸泣事繼母吳氏曲盡其心有人所難能而

亦有人不及知者至臨終吳氏病革公口不成語喉中惟聞母病如何既絕乃已伯氏死於兵語必流涕教養遺孤分已產業區畫祭田爲久遠謀病甚猶誨督兄孫曰不悉先兄之後之無教也兒時受業於惟一齋金公彥璣學徒遞炳書室公與二同伴拾薪一人誤推樵者墜崖斃推者當坐公引同往爭死州義之併舍不坐亂初與金內翰垓約死王事內翰爲義將未幾垓家無賴公竭誠救濟致兒孤官中使夫人哺鞠以全在禮七年遇大

木
饑焦心單力軍興不乏而官事理所賑活不
問土不不知其幾公久無子神夢公以爾積
善天錫嘉胤初之縣有賊死囚當刑羣憐公
哀之教而舍之縣自此無警及遇亂七十餘
人冒死救公以免童子時讀書山齋村女過
意公捷而遺之立朝絕不與貴近相知有要
公見用事者宰相公謝不能鄉友亦有言公
因戒之其人不省卒謫去常曰居官者以罷
職為意不能不屈於人故公在官必行己志
全州時法不饒貴勢抑強與弱威惠併流理

煩劑劇無滯寬公歸民刻石追思及赴昌原
沮當路請鄭仁弘家不遠公不往仁弘知不
附已亦無以過之有誣公濫用官布仁弘曰
吾聞其爲政必不有此公爲政持大體所至
以興學育材爲先性好學常以不及陶山時
爲恨在禮安常往省院祠與及門諸老講究
旨訣商榷政務無虛日平居手不釋卷衙罷
必張燈讀書夫人曰旣釋褐何復自苦公笑
曰讀書非止立身爲每日晨興整飭冠襟雖
家人亦不見公有情容不喜華靡常衣木綿

曰爲便體也從事時資具破敝亦不易常戒
子弟曰我起草莽而曹謹慎勿言人不善惡
我勿校內外親戚之貧無依者隨力賙濟下
及僕隸飢寒疾病無不致意曰是亦人子而
寄命於我者與人處和氣彤如語人子弟以
孝友語諸生以讀書隨人勸勉人樂親附西
厓柳文忠公稱公爲第一人物旅軒張先生
亦以公爲賢者也當時公誦莫不以公輔期
公卒蹇滯棲皇不得安於朝廷一日若可恨
亦見公明於去就子時孤雖不爲時俗所喜

故嗚呼其真賢矣哉 顯廟壬子士林享公
藏待院祠公諱之梯字順夫初居梧桐山北
自號梧峯晚居龜尾又稱龜老夫人咸安趙
氏漁溪旅之後 贈刑曹判書址之女也生
一男女男弘望司諫院正言繼公有名女適
進士李舉正言有一男八女男漢老宣教郎
女士人柳重河金時任進士李朝衡士人任
世準都爾高權休朴文約縣監朴望之爲其
壻又有側室子漢傑漢伯女二曾玄以下內
外至八百餘積善之慶也與系曰

李敬亭言公有確乎難拔之操毅然難犯之
色慨乎有容之量今去公百餘年以是三者
猶可以得公之彷彿神於土者猶有靈更千
百億其呵禁不祥以無憂其體與魄

上之十四年端陽日通仕郎 惠陵奉寧李光

庭謹撰

梧峯先生文集附錄上

梧峯先生文集附錄下

祭文

李氏歲

嗚呼公之歿也邈然萬里魂不與夢相接也
其窆也不獲助執紼而臨穴以哭也初暮載
屈而几筵非其所又不獲躬奠一觴以抒余
情也嗚呼哀哉確乎難拔之操毅然難犯之
色恢乎有容之量今不可復見矣至如秉簡
而著直節之名理劇而騰循良之聲余雖不
言世固有知者矣出納惟允之才將試之於
新政而公則不起矣嗚呼惜哉龜洞茅齋

鶴麓苦軒碁酒觴詠之樂俛仰陳跡矣嗚呼
傷哉

又

李民寔

惟靈宇宙間氣河嶽鍾精早擢魏科人皆信
其片玉歷敷臺府世共謂之條冰三佩銅符
而爭歌何暮晚登喉司而行見惟允如何二
豎之侵遽至兩楹之夢九重軫不憇之懷
多士起云亡之痛嗚呼哀哉端重之容正直
之氣洪大之量孝友之行宏博之學政事之
才吾不可得而見之天胡為至於此哉當公

之病也。嬋媛先計，聖善繼逝，公遂不起。皆在於一兩月之間。世寧有此酷邪？善者福，仁者壽，天道也。而善不必福，仁不必壽，有如是哉！然猶有可慰者：幹蠱一子，有公之風；岐嶷孫兒，骨相不羣，知天之報，施當不差於毫髮。若有證於質劑于公之門，駟馬可容張氏之後，冠冕不絕，顧不猗歟！僕萬死之餘，尚保視息，而公爲泉下人，仁莫余輔也，善莫余責也。舍盃酒而忘飲，就枕席而却坐，嗚呼！昔之人尚友千古，常嚶嚶而不已，矧乎生併一世，居共

一鄉又有此婚姻之好景仰之懷悲感之情
曷有窮已日月如流宿草已荒弄暮遽周靈
筵將輟臨風一慟萬事已矣僕亦近日來齒
髮日益衰眼視昏花耳聽聵聵能幾何於世
上當永隨於地下公其有知邪言盡於此又
一慟而不知止嗚呼哀哉

又

申祝道 懶齋

嗚呼我祖按廉仁孝道隆積德一時流慶不
窮承繼綿綿以及我公寬厚之資純粹之容
雄渾之量端方之行根基孝悌涵養以敬成

就若此有先祖烈魏科之捷粵在妙臘羽儀
鵝行輝映先達乘驄憲府網維振肅佩銅州
縣惠化浹洽暨乎晚節安於家食杖履逍遙
南阡北陌世慮消遣優游自得躬修行義化
及鄉俗當世皆推鉅人長德蒼生繫望公輔
是期胡不百年二豎莫醫蒼蒼無信漠漠難
推邦國殄瘁多士切怛昔我先人志道相合
義在敦宗分深膠漆肆余小子承顏出入雖
慙薰德傾嚮實切去歲秋初來謁門屏小窻
斜日承誨丁寧邦知此日便是永訣僑寓他

鄉道里阻隔病未趨候喪不及龍奔走後人
顏厚有恚瞻容莫及考德於何伏哭柩前有
淚傾河生芻一束我意其將惟公精爽鑑此
衷腸嗚呼哀哉

又

金宗一

嗚呼公之懿德茂行宏材碩量而不得展布
於世竟至於斯者不獨一家之慟而至於斯
文之不幸而失我公者則豈非私慟之益切
而慟懷之宜何時而可已也嗟余小姪賦命
險覺年甫髫髻亂奄失所怙顛蒙蠢愚無異紙

奴往在戊申負笈門下公乃憫恤視猶己子
慇懃教養日夜提耳雖學未知方不能竟訓
意至今從事末藝粗識姓字者實惟公之賜
也纔經數歲遽爾辭歸自是厥後十五年間
往來亦稀常以不能長侍杖履爲恨豈意不
吊于天終抱無涯之慟邪公之易簣緣地隔
莫承啓手之命公之永歸梗以疾不得臨穴
而哭公能視猶子而姪不能視猶父那嗚呼
哀哉慟哭慟哭祥事之期在一旬後而身縻
職事勢阻來哭今將薄具敢告微誠嗚呼哀

哉

輓詞

李好閔 五峯

南州自昔人材盛風度如公最老成
城裏僑居參客況籠頭梅信慰鄉情
銀臺新命辭

嚴召嶺嶠哀音遂大驚我亦今年衰
病劇幾時泉路笑相迎

又

張顯光 旅軒

良善從初出性天心身元不設涯邊
溫恭雅度非虛矯樂易真情是自然
處世未嫌藏隅角臨民無避少鷹鷂
當年何憾靡遐福餘慶

應須嗣胤賢

又

申悅道

光嶽千年鍾淑氣，斗南人傑是吾公。
青雲冠冕聲名重，白首丘園譽望隆。
聽履未登金殿裏，駟鸞遽上玉京中。
大德誰教位不滿，悠悠無路問蒼穹。

門庭拜謁自髫童，承誨生平擊我蒙。
孝友有光先祖烈，清修無讓古人風。
蘭摧蕙槁嗟何及，虎逝龍亡命已窮。
先友卽今零落盡，解教悲淚滿雙瞳。

又

柳診

向人襟抱絕嫌猜
風雅能令鄙吝開
南郡分憂推老手
北扉承命足清才
孰知大夢驚蝴蝶
不信英魂閔草萊
縻職未能參執紼
哀詞題罷意難裁

又

李良寔

公之在世辰國有老成
臣鄉有忠信
人公之去世時人興殄瘁
悲士懷山樛思嗟天之難
究既賦公篤厚胡嗇公眉壽
呼天天不聞問
天天不言仰天天為昏
念我情最親
居在同

鄉鄰又重以婚姻遠有生死別寸寸腸欲裂
千行淚垂血然猶有足慰子傳器度偉孫抱
食牛氣想得克其家世世為國華可見綿綿
瓜瓞彼羽之谷山回而水曲卜此萬世宅丹
旄向翩翩靈輜不少延歸來更何年

又

洪瑋

德容端重學醇真先輩推為第一人桂籍蜚
英年最少椿堂榮養孝偏純銀臺寵秩邯鄲
夢羽谷僊遊億萬春潭上舊交今抱病自憐
無路送靈輜

親朋寥落曉星稀
人世如何事已非
早歲從遊傷舊跡
暮年離合負初期
蕭蕭白髮留孤影
杳杳丹旌送獨歸
此去定知非永隔
蓬瀛他日倘追隨

又

金奉祖鶴湖

嶺外耆英有幾人
聞公長逝倍傷神
漢庭對策驚餘子
桐邑遺思泣舊民
天上瑞禽藏欲貴
海中僊果少猶珍
蒼生無祿嗟何及
聖主方思宿德臣

又

金宗一

司命是爲誰生公若有期風稜醒世醉惠澤
飽民飢得喪寧忻戚行藏自坦夷如今遽不
淑天道邈難知

髻鬢從夫子慙勲子視之微公發蒙力而我
牧豎兒棟折今安仰門衰無可爲孤恩莫相
送臥病但涕洟

又

金得研

玉立風儀貌若心微言懿範衆皆欽銅符半
世鸞棲棘素髮衰年鶴在林誰驗姓名刊北
籍獨畱聲譽重南金天胡不憇遺仁老慟哭

稽峯集附

斯文杳難尋

又

李光胤

早擅榮聲聳九天炯然符采照班聯一生孝
友人無間半世忠勤眾所賢隆棟儘堪支大
廈蒙衝終未濟長川可憐後死春坊侶題輓
那禁淚似泉

又

李光後

先生三代傑忠孝質諸神瘦瘠因憂國純深
見訓人夙齡忝契分晚歲喜姻親大德今淪
沒餘生淚滿巾

又

全以性

晚託龍門分義深
黃緣承誨荷知音
方愁別恨三春暮
忽報中身二豎侵
天佑仁賢將有待
國摧樑棟竟難謀
平生佩服違臨穴
無復朱絃理短琴

又

李肇

相國生南紀
頽波作大防
敦行惟孝悌
餘事是文章
論德官非顯
言仁壽不長
空令當世士
愁絕奠清觴

又

李肇

英姿碩度冠羣英，臺閣當年屬重名。
驚世文章還小技，出天忠孝儘性成。
登庸共擬調梅鼎，事業誰知止武城。
福位未克王氏德，庭蘭定不墜遺馨。

又

李恠

先生標格秀而奇，善類皆推大雅姿。
國士芳名稱瑞鳳，朝班重望擬元龜。
憶曾射策登蘭署，時復承恩拜玉墀。
分竹遠宣南土日，佩銅來撫海邦時。
剛明莅政人爭說，廉潔持身我亦知。
晚謝紛榮思晦彩，獨尋閒寂好吟詩。

親朋愛服仁人度鄉黨尊欽頌老儀小子年
來叨眷遇儒賢門下早追隨片心常抱宗師
志今日那堪生死離靈馭遠騰留不得謾垂
清淚寫哀詞

又

李逢春

聞作銀臺客旋登白玉樓詩宜華國手才可
煥 玉猷咄咄時難遇嗟嗟命不謀青鳥真
得地羽谷是佳丘

人間但窄窄泉下更閒閒不寐吾何豫無叱
子所安傷時雙鬢白憂國寸心丹一疾還成

隕無寧以碧灣

又

申適道 虎溪

寬厚天資稟自真早登科甲儼垂紳乘驄栢
府威聲凜製錦桐鄉惠化新孝友傳家光祖
烈謙恭律已範鄉人忍看僊馭歸天上偏荷
恩憐淚滿巾

又

趙亨道

渾厚山川氣淵源學問功斗南名早振拱北
眷方隆奪速天堪怨歸休事已空擊蒙恩未
報哀淚但霑膏

開舊筭有祭文輓詞軸畫為蠹鼠所敗餘存只此若干篇謄傳

藏待書院廟宇上標文 李堂祭

先賢設教於人既垂啓佑之範後學宜祭於社敢稽崇報之方歛爾鳥革之成懽然燕賀之集顧惟聞韶大縣素稱文獻名鄉壤接花山山挹屏嶽之秀氣波連洛水水停川谷之淵源扶輿淑靈之氤氳亭育人才之蔚蔚豈無氣節忠義之士往往能死於君亦有功名文翰之臣班班可考於史鳴前後者雖衆語師表則其誰伏惟梧峯先生孝友門闈儀範

鄉里學益力於負笈園木有根志恒切於克
家庭樹稱寶粵自八齡之歲已知百行之源
家傳忠孝之餘風無忝厥祖廬次哀感之盡
禮不勉而能逮其通藉於鵷班有此揚庭之
鴻烈青冥白簡凜鈇鉞於筆鋒皎日秋霜破
姦軌之鬼膽道進退之有裕任內外兩俱宜
無擇知州幾見學宮之築文翁在郡便致儒
化之成當龍蛇蝸角之辰聿追真卿之奮義
值祥羊續首之日復觀富弼之賑飢惟其發
於用者裕如蓋亦養其本也深矣早悅聖人

之道寧論北學之陳良常恨我生之遲更後
東方之朱子踐履之篤實如此造詣之淺深
可知念靜樹之風撓却忘惘壞之在已悲西
山之日迫竟致勞悴而傷生敦俗明倫可爲
教於百世捨命徇孝尚何憾於九原固至行
旣篤於生前而高名益彰於身後挹遺芳而
起敬仰未照而翹心爭切嚮往之懷矧伊邑
子之慕風聲已洽宛羹瀟之猶存軌躅漸陳
奈泉壤之難作所謂鄉先生歿而祭者質諸
士大夫則曰信然肆篤尊賢之誠爰諏妥靈

之典睠茲載待之地蓋有家塾之堂仍舊貫
如之何是平日杖履之所及倘新額揭於此
亦前賢錫名之維嘉少長不謀而齊聲遠近
合辭而陳力地與我所某水某丘人有素彝
載忻載悅多士擇經而敦事庶民趨役而承
風陳雷瓦徂徠松若鬼輸而神運魯般藝公
輸巧或左錫而右斧忽見數楹之章飛爭騰
一縣之雀躍登降灌薦之有位得其度得其
宜苾芬祀事之於斯美哉輪美哉與突兀見
此屋人皆謂秩秩斯于洞開如我心孰不曰

噲噲其正屬虹樑之就駕競雷斧而奏功盛
事可傳於簡編喜覩士子之慶末技雖媿於
椽筆願相兒郎之謠茲賦一言聊陳六偉拋
樑東窻外朝看旭日紅靈鳥莫愁棲未得一
山秋色滿梧桐拋樑西茅塞新開萬壑磎蒼
翠千層相對揖先生高節與之齊拋樑南風
詠臺前捲夕嵐孺子不須歌濯足洗心仍有
碧流涵拋樑北昭儉還有弄白石認是聲名
斗極縣樞躔夜夜清輝射拋樑上雲清玉宇
知昭曠靈臺會與太虛同霽月當軒尤可尚

拋樑下此道平常知者寡入德端由孝梯求
當行日用誠非假伏願上樑之後人知趨嚮
士有依歸啓其牖窻念柯則之不遠瞻彼棟
宇景山仰之彌高無取曠宅之譏勉追入室
之喻丹雘增彩借聖道而俱明文物重新埒
名址而共壽

奉安文

顯宗朝王子敬
亭先生合享時

金啓光

懿德之好無間哲愚寔出彝秉神明之享報
侑是圖亶由誠敬至行惇薄高風激倫在古
罕併柯則匪遠粉榆接區粵有先正山嶽我

鎮星斗我盱我思則永有儼書屋略備規模
依如壇杏俎豆斯設聲氣相孚公議已定追
惟往躅誦其典謨若接欵警顯允梧峯天賦
特殊孝家餘慶填唱箎和規步端趨楊若三
省戒色之年目不視姝淫邪自遊大鳴 王
庭初闢晉途專城卽請遭亂忘身周窮恤孤
義烈炳炳烏府避驄合浦還珠冰清桂勁時
運一變憂樂江湖惟安義命終慕蓼莪老篤
烏哺曾閔之行推而友愛一視髮膚祥覽之
性卓彼敬亭玉衡冰壺風儀峻整學窮天人

才駕王蘇大名早騁獨立昏辰正論是扶羣
小縮頸藝苑高駝無與齊驅望屬文柄退之
祭鱷季札觀周夷夏播詠素性不在世路崎
嶇曲難和郢一室蕭然左右書圖跡謝季孟
樂行憂違閭與道俱不容何病知命之陶獨
樂之這共世同靖惟茲兩賢揆若合符德鄰
暉映矧伊吾徒逮蒙趨隅呼寐喚營羹墻儂
然三十年踰肇自今幸清流映帶林壑盤紆
地勢潔淨爰有同好鼎來于于日吉辰令聿
安神位虔誠穆愉肅肅門屏神庶佑我燭我

昏衢磨我古鏡民俗歸厚士習變污文明一境

常享祝文

李惟樟孤山

真純頤德孝友至行鄉邦範則多士起敬

文集後識

嗚呼吾高王考梧峯先生頤德至行為世師
表文章特其緒餘耳家傳遺集若干卷昔年
吾先人就質于李徵士孤山先生先生校讐
未了遽易簣因循藏棄不復經大方家證正
歲丙辰不肖諸孫相與慨然曰吾先祖捐館

今百有餘年而塵箱遺墨尚未得行於世此吾輩之羞也於是拮据財力謀所以壽于梓

丁巳春堂第夏龜謁玉川趙公

德鄰

請纂次

而敘述適值公橫羅彈射惶縮待

命遂抱

稿空還未幾趙公竟流竄耽羅不淑于中路

惜哉越明年戊午春一鄉章甫聚議于藏待

書院謂先生載道之文不可不及時登梓詢

謀僉同鳩財經營是誠子孫者之幸也但近

世文學之士殆盡淪沒獨訥隱李光庭天祥

甫在是歲冬使夏龜奉稿而先己未春余又

繼進與天祥相攜于石泉亭反覆講論遂獲
釐正而歸仍使族姪致雲繕寫刊本送于藏
院付諸剞劂氏曠世未遑者今始修舉豈著
不朽之傳有待於今日而然邪第遺文逸稿
未盡收拾不能無歉然之歎然嘗一變而是
以知大鼎之味美必求多焉謹序次如右仍
記刊役顛末于卷尾云歲舍己未陽月之朔
玄孫生員震龜謹識

梧峯先生文集附錄

梧峯先生文集附錄下終

梧峯先生文集跋

梧峯先生中台歿後百十
有六年遺文孑孑如得
搜聚編次附以誌銘行狀
而讀之者興起其寫山景
行之思誠後學之幸也

南古多宏儒碩書而惟隆
唐萬曆間玄退溪李先生
甚近規模氣緣自是不同
台社不及執經問難而其出
守宣城也與門下諸賢講
明遺訣於陶易之間殆六

益則德業勳烈偉於可
觀而中值昏亂晚遇 正明
之朝有被寵擢而未赴以卒
可獲歎惜其所著文明暢
秀拔祛陳腐語至於言志
諸作韻格清高意極雅正

無脂膏榮華血之氣皆可傳
於後也聞韶章甫與台之
後孫合議將鏤梓而藏于
尸親之所要不佞識之
竊念相一庸陋文拙不足有
上於足集而惟以舊書甚重教

慕有素義我必敢辭謹書
于卷末

崇禎紀元後己未系子夏安
東權相一謹跋

庚申仲春歲

待書院開刊